



汉语语源义研究

殷守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源义研究

殷守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研究汉语语源义问题。通过对汉语语源义研究历史的回顾与梳理,针对目前学界在语源义问题上的认识和意见分歧,从原生词与派生词以及同源词的定义和类型两个方面对其原因和是非得失进行了探讨和评价,进而对语源义的定义、内涵、性质、特征及其在同源词考释、系联中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作了重点论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源义研究 / 殷守艳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08-6755-7

I. ①汉… II. ①殷… III. ①汉语—词源学 IV.
①H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2245 号

汉语语源义研究

殷守艳 著

责任编辑 赵 黎 责任校对 张德胜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212 000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755-7

定 价 48.00 元

序

1



盖闻鸿蒙既判,人才共天地并称;言语肇兴,众庶同兽禽殊类。言语者,藉声以达意,指物以传情者也。出乎口而入乎耳,发乎此而应乎彼,总人事之纷纭,别品庶之繁杂。言之时义亦大矣哉!惟以口耳相施,遥隔成碍;风波既振,荡逝无凭;遂乃致远莫由,传久乏术。于是文字乃勃尔而兴焉。鸟兽蹄迹,近规远取;乾坤宪象,俯察仰观。鬼哭粟飞,惊仓颉之造字;草著龟卜,示神鬼之前知。画龙画虎,摹物态以象形;标上标下,借线条以指事。二字相从,会意形声以立;一形多用,引申假借以兴。六书既备其科条,万字不离其宗旨,其用日广矣,其功益大焉;播之则千里,传之则万年,遐迩同观,后先一贯;社稷利之以兴,文明赖之以进。蔚蔚彬彬,可胜道哉!

原夫语言之兴,文字之制,事非出于一人,理可通乎异域。唯百姓日用而不知,遂千古隐沦而莫显。探名实之所以,揭音义之攸关,其唯语源之学乎!在昔杨树达氏因感愤欧洲此学之兴盛,乃奋力吾国斯事之研寻,亦可见语言原理之异种同揆,学术研究之当仁不让矣。虽然,若论吾国斯学发轫之夙,历时之久,非唯世界之最,抑亦民族之豪耳!先秦声训导其源,汉之语转畅其流,宋之右文振其绪,殊途别派同归,低谷高峰迭见,群星璀璨,硕果缤纷,伟哉斯学千载传承不绝,幸矣吾人今日振兴有自。余以不敏,忝预斯学,矻矻以求,孜孜未已,恒焚膏以继晷,每耽乐而忘劬,既萃其心力多年,乃梓其著作五种,非敢诩之以辛劳,聊且贡之以绵薄。

殷君守艳赋性敏通,虚怀蕴藉,志好观书,手无释卷。厌离尘染,资问道以遣怀;耽阅典籍,乐析疑以得间。曩者求学姑苏,本习思想政治之业;继而负笈沪上,转攻文字语言之科。遂假宿昔之因缘,成师生之聚合;问答频致往还,研求久淹岁月。讲课授业,嘉其慧智之灵明;操觚为文,喜其虑思之缜密。沉潜渊默,后素敦礼;寡言有类颜回之愚,起予足方子夏之捷。爰因素积,发彼睿思,明辨于音声之旨,详论乎语源之义,讨核源流,较量同异,综贯百家,创辟新解。于以见前哲之未精,知后生之可畏。嗟夫!余以承乏讲席半生,每思教育英才三乐,有徒如此,诚至足乐也!今承殷君以博士论文即行出版,恳诚问序于余,余昔既忝任为导师,以知之深而却之难,乃聊叙其缘起,俾略识其颠

末。至其著述之胜义纷披，识见之卓尔不群，读者详览其文自可知矣。所望者殷君自兹博观约取，唯精唯一，则他日奋发有为，千里腾骧自远焉。青出于蓝，弟胜于师，是余所乐观也！殷君其勉旃！

殷寄明

2017年2月，于静一斋

目 录

序

绪论	1
第一章 语源及语源义论析	4
第一节 对语源义认识的分歧及其表现	4
第二节 与语源及语源义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	12
一、原生词和派生词	12
二、同源词的定义和类型	22
第三节 语源义的定义、性质和特征	29
一、语源义的定义与性质	29
二、语源义的特征	32
(一) 语源义的模糊性	33
(二) 语源义的模糊性与语义相通	37
第二章 语源义与同源词判定的意义标准	43
第一节 同源词判定标准研究回顾	43
第二节 义素分析法与同源词判定	47
一、义素分析法的述引与分析	47
二、义素分析法的作用与不足	53
(一) 义素分析法的价值和作用	53
(二) 义素分析法的缺陷和不足	56
第三章 语源义与同源词考释系联实践	66
第一节 语源义在同源词考释中的重要性	66

第二节 语义相通与同源词的考释及系联	72
--------------------------	----

第四章 语源义与同源词考释的结论分歧	89
--------------------------	----

第一节 派生源流关系的断定	89
---------------------	----

第二节 语源义的提取概括	93
--------------------	----

第三节 同源词的系联分组	98
--------------------	----

第四节 语源推求结论分歧	100
--------------------	-----

第五节 “声韵语源”问题	105
--------------------	-----

结语	112
----------	-----

参考文献	119
------------	-----

后记	125
----------	-----

绪 论

本书主要以汉语语源义为研究对象和内容,力图在全面掌握汉语语源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以语源义问题为切口和中心,对目前学界尚存在认识分歧与意见争论,以及多被忽略而值得探讨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拾遗补缺的研究工作。

汉语语源学自先秦时代萌芽伊始,经过两千多年的递衍、发展,在古今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迄今已取得了较为辉煌的学科成就。从其现状来看,不仅基础理论体系业已形成,基本宣告学科独立;而且在学科发展史、同源词考释系联以及各项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但另一方面,汉语语源学的研究有待继续深化与拓展的地方仍复不少。

目前学界关于汉语语源学的研究,或对其中某些重要问题仍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或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度有所不足,甚或有所忽略;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够科学、准确,存在偏颇、错误之处。其中与语源义有关的至少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前人语源学研究的评价不够客观、公允;前人有没有认识到语源义的特殊性,是否完全混淆了语源义和词汇义的区别;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者有所混淆,有无特定的原因。关于汉语语源义,存在不少认识分歧,对其定义、内涵、性质、特征等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在语源义与词汇义的异同关系上,有些学者认为二者界限分明:与词汇义作为一种概念意义,直接进入言语交际不同,语源义只是一种隐性语义,仅处于义素层次,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没有直接显现;亦有学者认为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重叠关系,语源义也可以直接表现、反映概念;另有学者从语词有无书面文字记录形式的角度来界定语源义,看待语源义和词汇义的异同。其各自看待问题的角度有什么不同,具体的是非得失如何。对原生词的内涵、性质、特征、产生途径及其与派生词理据的异同问题的研究尚嫌薄弱;原生词是相对于派生词而提出的概念、术语,和所谓的语根、语源的所指是否完全一致;它是怎样产生、形成的,其音义的结合有无理据;约定俗成原则是否可以作为认为原生词不存在理据的理由和根据;如果有理据,其理据是怎样的,

^① 其具体情况可参看殷寄明师《中国语源学史》及杨光荣《词源观念史》。

与派生词的理据是否相同;认为原生词和派生词同样存在造词理据,是否和所谓的约定俗成理论相矛盾,二者是否属于同一个层次的问题;拟音造词是否是原生词产生的唯一途径,拟音是否即是其唯一的理据;在原生词阶段,表示具体意义的名词与表示抽象意义的形容词、动词,二者产生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同源词存在义衍派生和音转分化两种不同的类型,其语源义的性质是否相同,对其语源义的推求是否要遵循同样的方法和程序。语源义的模糊性特征与一般所指的词义的模糊性有何异同;语源义的模糊性与语义相通有什么样的关系;语源义的整体性、模糊性和语源义的相通对语词的派生分化有何影响,与语词的多方向、多层次持续派生分化是否存在密切关系;如果在同源词的考释系联中忽视了语源义的整体性、模糊性特征及语源义之间存在的相通关系,将会导致哪些弊病或问题;义素分析法在同源词判定和同源词意义关系分析上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运用于对任何同源词意义关系的分析,其方法本身是否存在缺陷和不足;在同源词的考释系联和语源义的推求上,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其结论分歧是如何产生的,有何原因;对其分歧的是非应当怎样抉择,如何避免各种错误的产生;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着的,其根本和关键则在于对语源义的认识。语源义是汉语语源学中的一个首要和基本的问题,牵涉到语源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语源义问题是决定和制约汉语语源学学科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正确认识汉语语源义及其相关问题并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是汉语语源学研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有鉴于此,本书拟围绕语源义问题,通过对汉语语源义研究史的回顾与梳理,在全面把握其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展开较为详尽的论述;以期对其分歧认识作出允当的评价和正确的抉择,对研究的薄弱环节和忽略之处予以充实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并对之作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和实例论证,冀能解决其中的一些尖端、疑难问题,为汉语语源学的发展略效绵薄。

本书写作遵循如下思路:首先回顾汉语语源义研究的历史,对目前学界在汉语语源义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加以归纳、叙述;围绕其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对原生词与派生词、同源词的定义及类型这两个与语源义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着重论述,进而对其分歧的是非得失和前人的研究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语源义的定义、内涵、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对语源义的整体性、模糊性特征及语源义相通问题加以详细论述;以语源义内涵的二重性和语源义的整体性、模糊性特征为中心,对同源词判定的意义标准问题加以探讨,在回顾其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判定语词同源关系和分析同源词意义关系的义素分析方法进行详尽分析,对其作用和不足加以阐述,进而指出在把握同源词判定的意义标准上应当注意的问题。在完成以上有关语源义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阐释之后,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对语源义在同源词考释中的重要性 with 语源义的相通对同源词考释系联的重要影响进行论证和说明。最后,从派生源流关系的断定、语源义的提取概括、同源词的系联分组、语源推求结论分歧、“声韵语源”问题五个方面对语源义推求与同源词考释、系联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论述,对其中存在的错误加以辨驳,进而指出避免失误的方法和应该注意的问题。总之,本书试图以语源义问题为中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以使全书在结构上具备、呈现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本书写作坚持如下几点原则和方法:全面、系统把握汉语语源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梳理出某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研究目标上做到有的放矢;对某些分歧观点的分析,坚持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问题,注重从学术渊源流变的角度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并对其间的是非得失作出准确辨析,从而保证评价的客观、公允及商讨或质疑的有理有据;新观点和看法的提出,以对前人观点和论述的详尽辨析为基础和依据;在论证上坚持理论阐述与实例举证相结合,一方面,保证理论推导和阐释的逻辑严密性,同时,对所举例证在考证、分析上力求做到精审、扎实;务免凿空之谈,以保证立论的坚实、可信。



第一章 语源及语源义论析

语源及语源义的性质与定义是汉语语源学中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广泛涉及汉语语源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及同源词的考释与系联实践,因此,准确认识语源义的性质十分重要。本章拟在对以往相关研究历史进行回顾与考察的基础上,对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加以比较、分析,阐明其分歧的具体表现及原因,并对由此引发出的一些相关重要问题予以分析,进而对语源义的定义、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

第一节 对语源义认识的分歧及其表现

古今学者对语源及语源义问题多有论述,其认识有一个从模糊、粗浅到清晰、深刻的过程。随着传统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及现当代汉语语源学的发展,并通过对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当代学者对语源和语源义的认识与研究日渐深入,取得了较为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不过,目前学界对语源及语源义的认识并未完全一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仍存在较大分歧。现将古今学者在语源及语源义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引述如下,以见其认识分歧的具体情况。

汉末刘熙作《释名》,在对声训进行理论分析时提出“义类”、“事类”的概念。《释名·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至于事类,未能究备。凡所不载,亦欲智者以类求之。”其所谓“义类”,也就是事物得名的“所以之意”,即事物得名的根据。而之所以称“类”,则表明这种“义”不是特定的单个事物所独有的,而为多个不同事物所共有。“事类”则指在某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事物,也就是具有相同“义类”的不同语词各自所指的对象。从今天的语源学理论看来,“义类”大致相当于同源词的语源义,“事类”则为同源词各自所指的词汇义。

宋代王圣美明确提出“右文说”。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王氏

将形声字形符所表示的意义称之为“类”，以与声符所承载、表示的“义”相区别，并创立“右文”之名，表明他对形声字声符的性质及声符所表意义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

黄生、黄承吉通过对形声字的研究提出了“纲义”、“目义”、“类义”说，将形声字声符所表之义称为“纲义”，而形符所表之义则为“类义”。其内涵基本上等同于王圣美的“义”、“类”，但其表述较之王圣美的“义”、“类”则显得更为清楚、明确。

沈兼士在《右文说在训诂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声训论》等著述中对语源义问题有所论述，立有“义类”、“义象”、“共训”等称谓。沈氏深谙声训和右文说的本质，其“义类”、“义象”、“共训”说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语源义，所论甚为精当。

在对声训、右文、语转三种方法的运用过程中，很多学者对语词音义之间的密切关联予以高度关注，其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明确，其显著表现为“因声求义”训诂方法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声中之义”之性质和特征的探讨。

王念孙对“声中之义”的成因、性质有一定的认识，提出了“命名之义”等概念、术语。命名之义实际上即是刘熙所谓的义类，即区别于显性的、表层使用的词汇意义的一种隐性的意义，它是词汇派生的意义根据，是联系源词与派生词的纽带。传统训诂学所谓的声中之义，其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指这种命名之义，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谓的词源义、语源义。

晚近刘师培提出“义象”与“质体”的概念术语，反映了他对事物得名的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识。其“义象”实即事物特征，“质体”即语词具体所指的不同对象，大致相当于刘熙的“义类”与“事类”。与“义象”说密切相关，刘氏对因声求义的“声中之义”的认识亦较前人有所深化，有“隐谊”之说。《字义起于声音说》：“汇而观之，则知古人制字，字义即寄于所从之声，就声求义而隐谊毕呈。”“隐谊”实即所谓的“义象”，前人所谓的声中之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即是这种“隐谊”，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同源词的公共义，即词源义、语源义。

杨树达有“字义同缘于语源同”的观点。其“语源”有“组织”、“受名之由”、“构造”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具体所指并不限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作为音义结合体的语词，是一个比较含混、模糊的概念。“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之“字义同”大致包含同义词、近义词、类义词。至于“组织”、“构造”，则指的是文字结构类型，反映出杨氏的观点存在混淆语词派生与文字构造的弊病，殊无足取。

20世纪70—80年代，王力《同源字典》及相关语源学论文的问世迅速推动了汉语语源学的进一步发展。王氏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对汉语同源词研究中的许多理论问题作了一系列阐释，界定了同源词及其判断标准，并对其产生原因作了分析，对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作了归纳分类，但却没有针对语源义的特殊性提出专门的概念术语。

此后，很多学者都参与了对语源、语源义问题的探讨，认识日渐深入。

王凤阳长期致力于汉语语源学研究，提出了“特征义”的说法。“词源世界是一个以特征义为经、以范畴义为纬所编织起来的巨大的词的网络。”“‘同源词’以特征义为中

心,它是核心词多义裂解所产生的以特征义为纽带的词的血缘家族。”^①

王宁、黄易青称之为“词源意义”。

“词汇意义指的是语言的词的概括意义,它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词源意义指的是同源词在滋生过程中由根词(或称语根)带给同族词或由源词直接带给派生词的构词理据,它是词源学的研究对象。”“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是本质不同、有严格区别的:词源意义是从发生学角度确定的词的命名来源,经过对这种来源的追溯,我们可以得到词在命名时的依据;而词汇意义是词产生后的一种属性,也就是说,它是在语言交流中体现出来的内容,经过概括,我们可以得到词汇意义的义值。用术语确定它,词源意义就是构词的‘理据’。”^②

孙雍长《训诂原理》:“什么是语源?由语词甲孳生出语词乙(及语词丙、丁等),语词甲便是语词乙(及语词丙、丁等)的语源。”提出“所指义”与“立意义”说,认为“语源义即是语词的命名立意之义。”^③

徐超《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所谓‘语源’,实际上就是‘词源’。但不是‘词语在文献里最早出处’的词源,而是指词语的音义来源。……‘词语的音义来源’,一般并不是指语言之始的本源,而只能是指可以考求的一定历史时期里的源头,因而这样的‘源’实际上通常也只是‘流’。”^④

任继昉《汉语语源学》:“词的语源,是一个词的音义来源,即一具体的词音义最初结合的缘由;若该词为名词,则指其所以得名的由来。”“语源,是语言中词和词族的音义来源。语源是一个总概念,它又可以分为词的语源和词族的语源这两个层次。”^⑤

殷寄明师在《汉语语源学概论》、《汉语语源义初探》两部专著中对语源、语源义的定义及其性质、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认为:“语源是文字产生之前口头语言中语义与语音的结合体,是后世语言中的语词音义的历史渊源,是语词增殖、词汇发展的语言学内在根据。”“‘语源’当兼指音义两个方面”,“语源和语词具有交叉关系”,语源具有潜在性、有限性、系统性、能产性四个方面的一般特点^⑥。“语源义是汉民族在文字产生前的原始语言和后世口头语言中的语词,通过已有文字记录,曲折地显现在书面语言词汇实词系统中的一种隐性语义。”“汉语语词的词汇意义通常分为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比喻义等类型。……语源义普遍存在于汉语词汇系统中,应该是词义的基本类型之一。”“语源义是一种原始性、潜在性语义。”“语源义也同样具有原始性。文字产生以后,原来口头语言中的词义便转化为三种类型的书面语言词汇意义:本义、语源义和

① 《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17页、65页。

② 《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90、91页。

③ 《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29页、176页。

④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2版,第281页。

⑤ 《汉语语源学》,重庆出版社,2004年5月,第1页。

⑥ 《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4页-10页。

假借义。”“语源义则完全是一种隐性语义，一种潜伏在文字声韵——语词的口头形式中的语义。语源义的潜在性有三种表现形态。”“大率言之，语源义在语义内容与形式的关联上呈多元性联系；语源义所描述、反映的对象多为客观事物的抽象的属性；语词中的语源义，其词义范围、界限通常是极为模糊的；在具有亲缘关系的词群中的语源义存在着一种同规性；语源义在作为一种义素参与构制新词时表现出一种依托性。”^①

苏宝荣有“表层‘所指义’”与“深层‘隐含义’”说。“古人的所谓‘同义’，是有其不同的意义和范畴的：一是词直接指识的意义——词的表层‘所指义’；一是词内部蕴藏的意义——词的深层‘隐含义’，即词所表示的某一对象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征，是词高度抽象、升华后所体现出来的意义。”^②

王贵元倡“核义素”说。“核义素指在词孳生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义素，它来源于被命名事物的特点，是同源字的贯穿线。”^③

孟蓬生亦名之为“核义素”。“从词义结构上看，汉语词义的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因素：一种是词的表层使用意义；一种是词的深层隐含意义。词的深层隐含意义是词义中体现词义特点的部分，是小于义位（义项）的单位，我们称之为‘核义素’；从词的表层使用意义中可以提取出词义中体现词的事物类别的部分，它也是小于义位（义项）的单位，我们称之为‘类义素’。”^④

刘殿义持“源义素”说。“一组同源字中，反映作为命名根据的诸字所表现诸事物共同特征的义素，叫做这一组同源字的源义素。”“字（词）的义项中，表示该字（词）所指事物类别的义素，叫类义素。对类义素加以限定的义素，叫限定义素。类义素与限定义素在词的义项中都是显性的，是表层义素。而源义素虽然可以认为蕴含于限定义素之中，但更多的是非显见于词表层意义的，是深层义素。”^⑤

李海霞认为：“语源义，指一个词从它的母词那里继承来的意义，这通常是一种非使用义。它是造词人将自己头脑中对对象的印象与已有知识结合起来的产物。”“许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语源义叫做命名义，不过它们并不完全相同。音义结合的基本单位是语素，所以语素才有语源义可言，它们在汉语中表现为单音词和少量复音单纯词。这类词的发生学意义，我们叫语源义，也可以叫命名义。由语素组合起来的合成词则无语源义可言，只有命名义。”^⑥

杨琳《训诂方法新探》认为：“语源指词的得名理据。得名理据不是词的现实义位，而只是构成现实义位的一个义素，有些学者称之为‘源义素’或‘语源义’。”“源义素反映

① 《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1998年1月，第35页-51页。

② 《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148页。

③ 转引自杨光荣《词源观念史》，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237页。

④ 《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34-35页。

⑤ 转引自杨光荣《词源观念史》，巴蜀书社，2008年3月，第239页。

⑥ 《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5月，第87页。

的是义位与事物的命名特征之间的联系,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义位,而只能是义位语义构成中的附属义素,因而是不能独立应用的。”“有些情况下源义素似乎也可以成为现实的义位,其实不然。”^①

又有称语源、语源义为“内部形式”、“词的理据”、“词源结构”者。

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又叫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指的是以某一语音表达某一意义的理由或根据。”“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国训诂学家也早就开始注意,这就是对所谓‘名义’即事物的‘得名之由’的探讨。”^②

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词给对象以名称,而名称的选定,是以人们所联想到的对象的特征为依据的,体现在词的内部结构之中的作为命名依据的对象特征,叫词的‘内部形式’,也叫词的理据或词的词源结构。”^③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追溯语源’还包括探求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就是用做命名根据的事物的特征在词里的表现,又叫词的理据。简单地说,探求词的‘内部形式’,就是要探求词的‘得名之由’。”^④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少学者对语源义的定义、成因、性质、特点、作用等问题都有所探讨、研究,但学界对语源义性质的认识迄今尚有较大分歧。这一点,在对语源义众多纷繁不一的命名称谓中即有直接反映。纲义、命名义、类义、义类、义象、共象、共训、特征义、立意义、隐含义、核义素、源义素、词源义、语源义、内部形式、理据等,甚有目不暇接之感。尽管其所指有一致之处,但术语的不同,不仅反映出作者各自观察角度及侧重点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出对语源义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命名义、立意义着眼于说明人们为事物命名时的依据,特征义强调其反映出语词所指对象自身的特征,类义、义类、义象、共象、共训表明这种意义为多个语词所共有,纲义、核义素强调其在参与构成语词意义中的重要性,隐含义则从其与显性的语词意义的差别的角度立名,核义素、源义素说明其与作为义位的语词意义处于不同的层次,词源义、语源义则是从语词派生分化所反映的语词相互之间的源流关系的角度立名,内部形式、理据则为西方语言学理论术语的借用。从汉语训诂学、语源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来看,当以词源义、语源义的称谓为准确恰当,故本文统用之以语源义。

从前文关于汉语语源义研究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对语源义性质认识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语源义与词汇义同异的认识上,这在以王凤阳、王宁、黄易青为代表的学者对王念孙、章太炎、高本汉、王力等学者的批评中有突出、集中的反映。

王凤阳在《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王念孙、章太炎、高本汉、王力等人在汉语词源学研究上的巨大成绩,同时又对其弊端和不足提出了较为严厉

① 《训诂方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11年4月,第56页、68页。

② 《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1月,第136页。

③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3页。

④ 《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9月,第259页。

的批评:“《释大》……在探索词源上,总体说是失败的。”“《释大》中,‘大’并非词源的共有成分,它只是系联各群的线索。”“如此庞大的词团不可能是词的同源派生的产物,只能是曲折引申、搭桥过渡的结果。……从词源角度看只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组合。”“《文始》的缺点很多……综合后人的指责,其荦荦大者在于:以字为根,而且是以《说文》中的独体、准独体字为初文,违背历史;……系联所涉之词漫无标准,时涉遐想;……”“高本汉……在系联同源词方面的原则则大有问题。……以音近、义近词为索词标准,违背探索词源的词义原则。”“其系联的标准是广义的同义词。”“高本汉把同义词和同源词混为一谈,他是用归纳同义词的方法去归纳同源词的,因而将多组同源词纳于一处了。”“《同源字典》继承的是高本汉的《汉语词族》的系统。……以同义词为系联标准。”“王先生的‘同源词’观念,实质上是同义词观念,只不过是缩小了范围的同义词,以‘音近’为条件的同义词而已。”^①

王宁《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在词源研究中,义通的探讨有不少误区,最影响系联准确性的有两点:一是把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汉语的造词理据混同;另一个是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混同。造词理据、词源意义,传统词源学又称‘意义特点’,它带有具象性,居于义素这个层次上,是与词汇意义不同的概念。”^②

王宁、黄易青《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探讨同源词关系时,不少学者用词汇意义取代词源意义,造成了很大混乱,亟须予以厘清。”“《同源字论》,在‘从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这一节中,有很多提法存在着把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混淆的问题。”并认为章太炎《文始》及王力《同源字典》存在音转过宽与系联失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意义把握缺乏严格的词源学标准”。^③

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不同。词源意义在清代直接称作‘义’,现代一般称作‘理据’‘词义特征’。它是词族滋生过程中由词根带给同族词或由源词直接带给派生词的意义,其作用是发生在词义引申、词语派生中,不直接为我们所观察到。它是词源学的研究对象。词汇意义指的是词的概念,它是在言语交流中起作用,直接表达人的意思,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初以来,学界在讨论和判定同源词意义关系时,经常用词汇意义取代词源意义,其结论往往缺乏可信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一些混乱。”“《文始》的同源系联不准确的地方,在意义的标准上就是犯了把词汇意义混同词源意义的错误。这种情况在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中也存在。”^④

从上述引文及前文关于汉语语源义研究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以王凤阳、王宁等

① 《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54-65页。

②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见《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序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页。

③ 《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90、91页。

④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02页、104页。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传统的训诂学、语源学研究中,有很多学者混淆了语源义与词汇义的区别,在理论认识上及研究实践中将二者混为一谈,没有认清语源义的实质和特征,从而阻碍了对语源义的深入研究。在他们看来,语源意义与语词意义有根本不同,二者界限分明,不存在交叉重合关系。其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首先,二者性质和层次不同。语词意义是概念意义,其所指内容是其能指符号所指称的事物、对象本身,其意义属于义位层次;语源义则不属于概念意义,不能直接反映事物、对象本身,而只能表现对象某个方面的属性、特征,其意义属于义素层次。其次,二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由于语词意义反映的是事物、对象自身,是在言语交际中直接使用的意义,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其意义是可以被直接感知、理解的,是一种显性的、表层的意义。而语源义由于反映的是事物、对象的某种属性和特征,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是不能被使用者直接感知的,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一种隐性的、深层的意义。第三,词汇义是判断同义词的标准,而判断同源词则必须以语源义为标准。因此,他们认为在汉语语源学研究中,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对词汇义和语源义的性质和区别要有明确认识,进而在同源词考释实践中,严格坚持以语源义为判定和系联同源词的唯一标准,以免造成同源词和同义词的混同。

殷寄明师提出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其《汉语语源义初探》对语源义的定义为:“语源义是汉民族在文字产生前的原始语言和后世口头语言中的语词,通过已有文字记录,曲折地显现在书面语言词汇实词系统中的一种隐性语义。”并认为:“语源义是从书面语言词义发生学角度提出来的、与语词本义相并列的语义。”“语源义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存在、表现,既有义项形式,也有义素形式。”“语源义在书面语词词汇系统中表现为四种形态:义项、义素、‘意’、义素参和着附加语义成分。”“联绵词的词义都是来源于口头语言的、借字记录的语源义。”^①

李海霞在《汉语动物命名研究》一书中对此表示了异议:“殷先生笼统说语源义是‘一种隐性语义’,定义当过宽,且不明确。……‘语源义’的外延,不应受文字限制。语源义存在于语言中,与文字无关。”同时也提出了与王凤阳、王宁等人不同的观点,如认为:“语源义,指一个词从它的母词那里继承来的意义,这通常是一种非使用义。”“语源义反映概念吗?反映!”“语源义成为使用义只具有可能性,不是必然的,故我们把它归入非使用义。”^②

综观上述诸家之说,其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语源义的性质及其表现形态的认识上,对语源义是否只能表现为义素形式,能否直接反映概念,与语词意义是否有交叉重叠关系等问题,各自的看法、观点不尽一致。要对其分歧作出正确抉择和评价,必须在追溯、考察汉语语源义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从中梳理出一些基本的、重要的相关问题,并对之作

① 《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1998年1月,第35页、36页。

② 《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5月,第87页。